

哲学史

22 早期中世纪哲学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好的，今天我们来聊聊早期中世纪哲学。我估计今天会讲完，下次可能也会讲。关于早期中世纪哲学的议程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我想先做几个概括性的说明。

首先，你会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中，也体现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哲学中。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三大宗教是三大有神论宗教，也就是说，它们都信奉一位超越一切、具有人格化的造物主。

正因为三大有神论宗教的这种共通性，它们面临着许多相同的哲学问题。如何解释时间与永恒的关系？上帝与创造的关系？普遍性理论和理念论如何融入其中？信仰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二者何时看似冲突，或者它们真的冲突吗？这三大传统中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相同哲学问题。

而且，这三种传统都与中世纪后期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普遍影响有关。这是第一个概括。第二个概括是，早期中世纪时期（比如公元1000年左右）的主要贡献，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在于界定和探讨与宗教信仰和这些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哲学问题。

因此，在中世纪晚期，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更集中、更具建设性的探讨和解决。至少在后期是这样。这些问题是由像托马斯·阿奎那、博纳文图拉、邓斯·司各脱和阿尔勒的威廉这样的人提出的。

稍后会谈到这四位主要人物。当然，我并不是说中世纪早期没有任何本身具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如此。

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来的事情做准备。我还要补充一点，今天布置的阅读材料是斯图姆夫著作中的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两章对于了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非常有帮助。好的。

柏拉图的影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历史的这个阶段，我们所说的柏拉图，既包括柏拉图思想，也包括新柏拉图思想。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当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种创造源于神圣本质，即新柏拉图的流溢论；另一种创造则源于虚无。

无中生有。这是最基本的区别。但是，这一区别的关键性花了很长时间才渗透到当时的整个哲学运动中。

我们在柏拉图思想发展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位就是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特。至少，这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

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特，这个名字源于新约圣经中保罗访问雅典的记载。当时，保罗在雅典宣讲了死人复活的教义，在场的哲学家们却都离开了，狄奥尼修斯也在其中。因此，这位中世纪人物便以此为名，自称为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特。而就因为他的这一举动，他也被其他人称为“伪狄奥尼修斯”。

所以，伪狄奥尼修斯和阿雷奥帕吉特的狄奥尼修斯，其实是同一个人。大约公元500年左右。根据我刚才所说，他所拥有的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从“一”出发的一系列存在物，构成一个等级体系。没错，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官方说法。从“一”出发的一系列存在物，构成一个等级体系。

它们的统一性和秩序程度各不相同。正因为随着层级的提升，相似性也随之增强，所以我们可以用积极的方式来谈论唯一真神——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比我们更善。

也存在负面的说法，比如否认上帝的存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与世间万物截然不同。

因此，人们既可以正面地谈论上帝，也可以负面地谈论上帝。对于狄奥尼修斯来说，这种宗教的最终结果是一条神秘主义道路，这与我们之前在普罗提诺那里发现的非常相似。狄奥尼修斯，即新柏拉图主义式的神秘主义，由此开创了一个先例，被许多后来的神秘主义作家所效仿。

其中一位，你会在后面的阅读中遇到，是13世纪的德国作家埃克哈特大师。埃克哈特大师认为上帝超越一切理性。

神秘主义之路通向与神合一。这听起来很像普罗提诺的观点。所以狄奥尼修斯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约翰·斯科特斯·埃鲁吉纳。我之所以称他为约翰·斯科特斯，是为了将他与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世纪晚期人物邓斯·斯科特斯区分开来。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名字，这表明他们来自哪里？爱尔兰。

爱尔兰的苏格兰人。但约翰·斯科特斯·邓斯·斯科特斯。约翰·斯科特斯·欧鲁吉纳的重要之处，再次体现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

因此，他区分了我们可以谈论神性的不同层次，当我们考察从“一”流溢而出以及回归“一”的过程时，他便这样理解。他将上帝，即“一”，视为未被创造的创造者，万物的源泉。

祂超越了善、真、以及我们所能谈论的任何意义上的存在。因此，你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谈论祂。否定之道。

你可以说上帝不存在。你无法从字面或精确的意义上说他是什么。另一方面，他谈到了逻各斯（Logos）。

逻各斯代表着万物一体。在他的语言中，逻各斯指的是被造的创造者。请注意“被造的创造者”这个术语。

并非永恒共存或共同存在。构成拉各斯的各种形式是原型、模式和典范，所有具体事物的世界都依循这些原型、模式和典范而塑造。因此，具体事物的世界参与到这些形式之中，并被视为被创造的非创造者。

但就其目的论而言，一切最终都会回归于“一”。因此，上帝是整个过程的最终原因，它力求维持自身的同一性、秩序和统一性。作为最终原因的上帝被称为“非受造的非创造者”。

当你得到这四个称谓时，你至少会发现戈杜斯·埃罗根纳非常认真地对待逻辑中的排中律。也就是说，你所谈论的任何事物要么是创造者，要么是非创造者；要么是被创造的，要么是未被创造的。所以他进行了这些变化。

未被创造的创造者。被创造的创造者。被创造的非创造者。

非受造者，非创造者。但你看，他试图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框架下，从这个意义上谈论上帝，将其视为创造的形式因、目的因和质料因。你会发现，约翰·斯科特·埃里乌根纳至今仍是中世纪学者关注的人物。

好的。你觉得狄奥尼修斯和埃里乌根纳身上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吗？狄奥尼修斯一世大约卒于公元500年，埃里乌根纳卒于公元877年。

但我要提到的第三位人物比这更重要一些，我指的是圣安瑟伦。坎特伯雷的安瑟伦。据说是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

我正在找我的笔记纸。笔记。好像丢了一页。

这岂不是很方便吗？看起来确实如此。好吧，我得暂时随机应变了。安瑟伦，大约公元1000年，进入11世纪。

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但其理论侧重于创造而非流溢。这是因为他更倾向于奥古斯丁而非普罗提诺，因此也更倾向于流溢论。然而，即便追随奥古斯丁，我们仍然能发现某种等级制度，其中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这当然与贯穿整个受造界的善恶程度相对应。

是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至善的，正如我们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所见。恶是善的缺失，而万物之善在于它们应当追求实现其自然目的。根据理念论，万物皆有其上帝赋予的本性。

万物皆有其神所赋予的本性，它们与神处于同一存在和善的层级之中，其本性并非仅仅在于实现自身的善，而在于达到与神相似的程度。因此，在这一程度上效法神对每个受造物都是恰当的，并且对所有受造物都是有益的。效法神永恒不变的完美。

在整个存在层级中，这种差异的程度越来越大。这就是他的整体框架。安瑟伦在他的著作中始终牢记这一点，并将其中蕴含的两点结合起来。

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另一个是宗教的虔诚。因此，当你阅读安瑟伦的哲学论著时，你会发现，在他的哲学思考中，不时穿插着祈祷、赞美或其他类似的表达。起初，我以为这与一些古希腊古典作家和诗人的传统相符，他们常常以颂歌或赞美神灵的诗歌作为开篇。

但当你继续阅读安瑟伦的著作时，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这正是中世纪修道院中普遍采用的反思方法。你看，这样一来，工作就成了赞美上帝的活动。

如果这项工作是哲学思考，那也是一种赞美上帝的活动。因此，整部作品中都穿插着这种自发的赞美之词。关键在于，每个受造物都渴望效法并赞美至善的上帝。

然而，安瑟伦最著名的贡献（考夫曼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在于他试图构建一个论证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这个本体论论证与他以奥古斯丁式、基督教式和柏拉图式的方式构建的形而上学框架相契合。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存在层次和不同的善的层次，因此，在存在层次中最高层次的存在与完美无缺的善是同一的。

假设有此框架，他的本体论论证如下：我有一个完美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想象出比它更完美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必然存在。

现在你看，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最后的结论就毫无意义。因为一旦有了善的概念，也就有了完美存在的概念。善的必然存在蕴含于整个存在的本质之中。

一切都与其本质和目的相关。因此，他的本体论论证只不过是形而上学框架的一种应用。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论证是依赖于系统的。

的确如此。当我们讨论阿奎那的论证时就会发现，他的论证也依赖于体系。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于他所处的思想框架。

依赖于系统的论证。我怀疑是否存在不依赖于系统的论证。当然，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肯定存在，但我认为其他任何论点的论证都存在系统依赖性。

任何论证都必然带有某种预设。但在安瑟伦的论证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正是这种现象让我觉得，这些论证的价值并不在于从一个中立的出发点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恰恰表明，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性思维框架中，上帝概念是多么必要。没有上帝概念，就无法进行形而上学思考。这似乎正是安瑟伦想要表达的意思。

现在，如果你手边有考夫曼的书，请快速翻到第522页，我们会看到他在那里的论证简述。522. 他在第二段开头就指出，一个对象存在于理解之中是一回事，理解该对象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他举例说，画家首先构思要创作的作品，将其构思在脑海中，但由于尚未创作，因此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存在。然而，作品完成后，他既拥有了对它的理解，也拥有了它的存在。因此，这种区别至关重要。

他接着说，连愚人也相信。他指的是诗篇作者所说的，愚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即使是愚人，至少在理智上也相信有某种东西存在。

是的，愚人的理解力中必然存在某种东西，他才会说没有上帝。你看，至少在他的理解力中存在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任何更伟大的事物都无法想象的。

他明白这一点。凡是能被理解的，都存在于理解之中。任何无法想象的至高存在，都不可能仅仅存在于理解之中，因为如果它仅仅存在于理解之中，它就不是无法想象的至高存在了，因为独立存在比仅仅存在于理解之中更伟大。

换句话说，完美存在却不存在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完美存在缺少一种完美属性的想法。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如果完美存在却不存在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完美存在的想法。

你看。因此，拥有所有完美特质的完美存在是必然存在的。他接着说，如果唯一无法被想象出来的存在仅仅存在于理解力之中，那么这个无法被想象出来的存在本身，又是一个可以被想象出来的更伟大的存在。

这是不可能的，自相矛盾。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它，并且它既存在于理解之中，也存在于理解之中。事实上，在下一章中，它的存在如此真实，以至于无法想象它不存在。

不可能设想存在一个可以被认为不存在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因此，如果不可想象之物可以被认为不存在，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想象之物。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么，确实存在着——位至高无上的存在，世间万物都无法超越它，甚至连它不存在的可能性都无法想象。而你，我的主上帝，就是这位至高无上的存在，赞美之声随之而来。瞧，你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是，我心中有一个完美存在的构想，没有任何事物比它更伟大、更完美。说这个存在不存在，就等于贬低了它，使它不再是完美存在的构想。如果你真的拥有一个完美存在的构想，那么它必然也具备存在本身的完美。

安瑟伦的论证。针对这个论证，有一位名叫高尼罗的僧侣回应道，他领会了安瑟伦的修辞手法，自称“愚人高尼罗”，并说道：“我有一个关于完美岛屿的想法。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存在。”

对此，安瑟伦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因为完美的岛屿并非完美的存在。它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它并不具备所有的完美。

它有其局限性。所以，高尼罗，你的回应毫无意义。你完全误解了论点的关键点。

但这并不能改变该论证依赖于系统的本质。它是在形而上学的“存在”层级框架内构建的论证，在这个框架下，存在本身就是完美、不变、不可更改的存在，因此任何关于完美存在的概念都必然是关于必然存在的存在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依赖于系统的论证。

安瑟伦，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嗯，瑞恩。请你解释一下，他的概念以及他关于上帝的论证与唯心主义相对于经验主义的价值之间有何关联。

你觉得其中是否包含某种……你是说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吗？嗯，在我看来，他肯定了理想的高度价值，几乎赋予了它……是啊，是啊。你把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立起来。我不确定这样是否合适，因为有些唯心主义者同时也是经验主义者。

乔治·贝克莱。或许你真正想表达的理性主义优于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即使没有经验证据，你也能先验地论证上帝的存在。而你的问题是，这如何体现理性主义的优越性？是的。

嗯，我想我只能说，这表明了某些思维方式的优越性，也表明某些思维方式适用于某些主题，而另一些则适用于其他主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出你身体上的问题所在，我建议你接受医学科学的实证研究结果，我认为实证方法在医学领域非常有价值。如果你想探究一些非实证的、无法通过感官数据触及的对象，比如上帝，你就必须使用其他方法。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用一条分界线来概括：如果你想处理的是具体的物理事物，那当然可以用一种方法。但如果你想处理的是永恒的、不可见的事物，那么显然你需要另一种方法。我们为什么要把经验方法普遍化，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呢？你看，那是一种还原论。

它预设了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具有某种特定的性质，并且假定，对某些事物而言，具有物理性质。你明白吗？为什么要在方法论上预设这一点，从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呢？是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这种先验的抽象推理具有价值，那么，当然，其假设是逻辑与现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你明白了吗？也就是说，逻辑结论必然适用于现实。然而，这个假设只有在你接受“现实符合逻辑规律，因而也符合逻辑思维”这一前提时才成立。而这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整个希腊传统，以及我认为所有有神论传统所坚持的，它们都肯定了造物主的理性，其智慧在创造中显而易见。你明白了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规律并非人类所设计。

它们与人类思维的结构有关，因为它们与上帝的思维结构以及上帝创造的存在结构有关。如果你说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断言，我的回答是：不。逻辑的基本法则就是A等于A，而非非A，而这正是上帝存在的法则。

上帝就是上帝，而不是非上帝。明白了吗？即使是上帝也不可能是非上帝。所以，逻辑法则同样适用于上帝。

是的。我认为从逻辑规律来看，有些东西是不可简化的。那么，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就必须为终极存在设定一个理性的结构，而有神论恰恰具备这种结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安瑟伦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安瑟伦接受了真实形式、真实普遍性的存在，从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些真实普遍性存在于逻各斯（创造者）的思维中，并在创造的秩序中发挥作用。

但根据定义，普遍概念是可理解的实体。明白了吗？它们是可以透过抽象思维和辩证法来认识的对象。因此，抽象的先验论证非常适合用来处理事物的理性秩序。

所以，你最终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假设他的体系成立，这种论证方式非常恰当。当然，我还没说假设他的体系成立，这种论证方式就一定有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恰当的论证方式。

如果这个论证存在问题（我不确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否是双向的），我认为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我是这样说的：完美存在的概念必然包含存在的概念。所以，完美存在本身就是必然存在的完美存在的概念。

你看，这就要求我们接受这个观念，接受它作为完美存在的观念，以此来对抗并不存在的完美存在的观念。但是，接受这个观念是一回事，你不能一直想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完美存在。而思考这种完美观念与现实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联，则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你必须提出质疑 形而上学框架。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而这一切的起因，我想正是康德对它的反对论证。

他说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吗？是的，康德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至少他的主要路线是，他认为存在并非一个恰当的谓词。下学期我们学习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时，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存在并非一个恰当的谓词。

也就是说，存在并非你可以用来描述上帝的另一种属性。既然如此，那么赋予上帝存在并非赋予上帝另一种完美。说上帝不存在，也并非从完美这一概念中减去一种完美。

如果康德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你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存在本身是否是一种完美？中世纪的人都会说是。

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回答“是”。或许我能最好地解释这一点，那就是康德在科学革命之后对存在的看法：一个由纯粹的物理事实构成的世界。

你知道，那句台词，“我能接受如此死寂的事物吗？”一个由赤裸裸的、惰性的、物理粒子构成的世界。粒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本身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东西。

价值中立。它与品质无关。它不是人们所拥有的某种品质。

但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存在，即存在状态，可以用统一性来描述。这赋予了事物身份。任何事物都不存在，除非它具有身份。

因此，它必然具有统一性。统一性。真理。

也就是说，它必定体现了某种可理解的本质。好的。是的，因为如果它体现了可理解的本质，那么它就处于存在的层级之中。

换句话说，中世纪的学者们谈论的是万物所具有的先验性质。根本不存在单纯的存在。那么，康德为何能与安瑟伦的观点相矛盾呢？因为他拥有不同的形而上学框架。

关于存在本质的不同预设。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得回到形而上学体系的问题上。你明白吗？嗯，我原本没打算就本体论论证展开辩论，但这确实是个好论点。

重要。好的。那么，安瑟伦是柏拉图传统中基督教思想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我们还有谁？我们有狄奥尼修斯，我们有约翰·斯科特·埃里乌根纳，我们有安瑟伦。

好的，现在我再补充两位。阿维森纳。还有阿维塞布隆。

如果安瑟伦是这一传统的基督教代表，那么阿维塞纳就是穆斯林的代​​表，阿维塞布隆就是犹太教的代表。好的。阿维塞纳，是的，流溢，是连接一与多、永恒与暂时的媒介。

流溢，一个必然且永恒的过程。听起来耳熟吗？一位穆斯林新柏拉图主义者。流溢（Avesebon）通过否定来谈论上帝，谈论上帝不是什么。

一条通往与神合一的神秘之路，超越了思维的束缚。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到了中世纪后期，也就是13世纪，我们会遇到博纳文图拉。

博纳文图拉。关于他，我现在就不多说了，只提一下，在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被重新发现之后，当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当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对有神论者来说却存在一些问题时，博纳文图拉彻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试图回归柏拉图的传统。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述这个故事。

好的，这些人代表了柏拉图的影响。现在，为了更简洁明了地说明，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三个人：波爱修斯、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

波伊提乌斯，基督教徒；迈蒙尼德，犹太教徒；阿威罗伊，穆斯林。波伊提乌斯卒于公元524年。大约在狄奥尼修斯时代，比他稍年轻一些。

据记载，他曾翻译并评注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他最著名、流传最完好的著作《哲学的慰藉》恰好是在狱中写成的。当然，《哲学的慰藉》至今仍有译本流传。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波伊提乌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普遍性问题的阐述，提出了与形式论相关的关键问题。我想先把这一点留到我们讨论早期中世纪议程的第五项时再谈。

好的。犹太作家迈蒙尼德最著名的作品是《迷途指津》。据说，他试图以犹太教的方式，对亚里士多德进行阐释，正如亚历山大的斐洛试图对柏拉图进行阐释一样。

别忘了，斐洛发展出了一种犹太教对中期柏拉图主义的诠释。亚历山大里亚试图发展出一种犹太教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诠释。迈蒙尼德也做到了。

但我更想具体谈谈阿威罗伊。阿威罗伊也写过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事实上，正是由于穆斯林对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他才得以在西方再次为人所知——确切地说，是通过西班牙穆斯林哲学家的兴趣。

巧合的是，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都曾同时居住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城。真有趣，一位是犹太人，一位是穆斯林。

阿威罗伊发展了他的亚里士多德式观点，并受到一些柏拉图的影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中介层级的概念。这个层级存在于纯粹的现实（即上帝）和纯粹的潜能（即原始物质）之间。

原始物质是没有任何特定元素或事物形态的基本物质。因此，在作为纯粹实在的上帝和位于层级最底层的物质之间，存在着上百个中间智慧体。这个层级的存在体仍在运作。

这是一种流溢的过程。他认为，人的灵魂固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死亡之后，个体的灵魂会与宇宙理性灵魂合而为一。因此，并不存在个体的永生。

不存在个人永生。在中世纪中期，也就是11至12世纪，正是阿威罗伊的著作将基督教哲学介绍给了亚里士多德。

阿威罗伊意识到，他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之间存在冲突。流溢（emanation）而非无中生有（ex nihilo）的创造意味着物质是永恒的。物质的永恒性及其潜能，在上帝创造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其次，是个人永生的丧失。为了处理这种矛盾，阿威罗伊提出了双重真理的概念，这也引出了信仰与理性的问题。信仰的真理与理性的真理截然不同。

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截然不同。他调和二者的方式（如果可以称之为调和的话）是：信仰，或者说宗教，是用寓言、比喻的方式表达，运用未经教育的信徒也能理解和回应的意象。而哲学则以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达。

因此，在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张力中，他似乎更倾向于哲学式的表达方式。这种哲学式的表达方式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他坚信，亚里士多德永远代表着哲学成就的巅峰。

阿威罗伊从特定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因此，所谓的“信仰与理性问题”成为中世纪后期的主要议题之一。所以，我想做的，是概述一下在这一预备时期围绕信仰与理性问题发展出的一些不同观点，并预测一下阿奎那将如何回应这些观点。

首先，让我们回到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回到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传统，即信仰寻求理解。或者，正如安瑟伦所说，“*credo ut intelligam*”，意为“我信，为要理解”。

这似乎是中世纪讨论的出发点。我认为，结合我们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他的意思已经相当明确了。也就是说，虽然信仰是理解的阶梯（因为一个人至少要对所信之事有一定的理解才能相信它，而且这种理解也可以用某种理性论证来解释），但信仰是理解的阶梯，而理解则是信仰的奖赏。

因此，对于参与理性哲学和神学活动的基督徒而言，正如奥古斯丁和安瑟伦所言，他们并不区分二者，对哲学和神学理解的追求是由信仰驱动和指引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个人已有的信念驱动的。正如我们在安瑟伦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这种活动尤其适合修道生活，是对上帝的赞美，因为它涉及对上帝及其创造的反思，即便这意味着要深入形而上学的复杂性。

所以，信仰寻求理解。换句话说，奥古斯丁和安瑟伦认为哲学并非一种中立的理解，也并非一种中立的活动，更不是宗教中立的，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事业，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自身的信仰出发，并以此为视角，更全面地探索信仰的意义。这就是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观点。

你看，阿威罗伊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中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张力的概念在12世纪被一位基督教作家布拉班特的西格尔所采纳，他代表了后来被称为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思想。之所以称之为拉丁阿威罗伊主义，是因为他用拉丁语而非阿拉伯语写作，但更重要的是，他身处西方基督教世界。

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双重真理论被基督教思想所吸收。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将双重真理论引入基督教思想，他认为宗教和哲学探讨的是不同类型的真理。

宗教话语往往充满想象力和戏剧性，而非严格遵循逻辑。有迹象表明，西格尔可能承认他和阿威罗伊误解了亚里士多德，而且当时并没有发生冲突，但至少这种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作为标准参照点流传至今。事实上，正是由于布拉班特的西格尔的这种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以及围绕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诠释的争议，才导致博纳文图拉摒弃了所有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转而回归奥古斯丁、安瑟伦以及更早的柏拉图传统。

你看，正如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奥古斯丁和安瑟伦都强调一点，那就是逻各斯启迪心灵。博纳文图拉也说过，如果没有逻各斯的光芒，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认识真理。如果没有逻各斯的光芒，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而亚里士多德主义、阿威罗伊和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并没有人类心灵中存在神圣启示的概念。这一点被忽略了。因此，博纳文图拉背离了亚里士多德。

现在，回想一下，根据阿威罗伊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之一是个人永生的问题。个人永生的问题。但这并非唯一的问题。

根据普遍论，还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能是动力因并进行创造？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仅仅是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仅仅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理念是上帝心中的原型观念。如果他了解柏拉图主义、中间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如果他了解柏拉图主义关于理念是上帝心中的典范的精髓教义，他就会明白，上帝并非仅仅思考自身的思想，而是在思考这些典范；在思考这些典范的过程中，上帝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赋予那些体现这些典范的特定存在。此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是什么造就了个体？个体。嗯，是形式的缺失。这是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观点。

但博纳文图拉却不这么认为，他的观点超越了柏拉图的传统。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是因为个体不仅体现了物种的形式，也体现了个体将要发展的所有可能特质的形式。因此，上帝通过了解物种的形式和所有可能特质，能够思考构成个体特征的特定特质组合。

上帝能够认识个体。既然上帝认识个体，祂就能作为充分因创造个体。因此，博纳文图拉引入了个体性学说，使得谈论上帝创造个体和个体永生成为可能。

个体如何才能永生？柏拉图教导我们，个体既有肉体也有灵魂。好的。但是，构成个体肉体 and 灵魂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既不涉及物质层面，也不涉及理性层面。

除了这些共同的物质之外，你还拥有个体所具有的一切身体特质的形式，以及个体所具有的理性灵魂的形式。因此，因为你拥有物质和形式，物质和形式，而我们现在是一体的，所以物质和理性灵魂有可能在死亡之后继续存在，个体的永生也是可能的。因此，博纳文图拉通过进一步发展柏拉图的传统来回应，从而使我们能够说上帝认识个体，上帝创造个体，并且个体的永生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会看到阿奎那不同意阿威罗伊的观点，也不同意博纳文图拉的观点，他想追随亚里士多德，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修正。明白了吗？于是，另一种可能性就出现了。剧情变得更加复杂了。